



莊子翼卷之七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爲是之。異於已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

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已言者止人之爭辯也。卮圓酒器也。藉因也。

郭註

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世之所重則十言而七見信。卮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况之於

言。因物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日出謂日新也。日新則盡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盡則和也。言出於已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連叔之類。皆所借也。父之譽。子人多不信。時有信者。輒以常態見疑。故借外論。

之已。雖信而懷常疑者。猶不受寄之他人。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也。同則應不同。則反互相非也。三異同處而二。異訟其所取。是必於不訟者。俱異耳。而獨信其是非。借外而何重言。以其耆艾。故俗共重之。雖使言不借外。猶十信其七。夫耆艾者。年在物先耳。其餘本末。無以待人。則非所以先也。期待也。此直陳久之人耳。而俗便共信之。此俗之所以安。故習常也。夫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無主則曼衍矣。誰能定之哉。故曠然無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也。付之與物。而就其言。則彼此是非。居然自齊。若不能因彼而立言。以齊之。則我與物復不齊矣。言彼所言。故雖有言。而我竟不言也。自由也。由彼我之情。偏故有可。不可。而物各自然。各自可。統而言之。則無可。無不可。無能。無天。落雖變化。相代其氣。則一於今。為始於昨。為卒。皆理自爾。故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夫均齊者。豈妄哉。皆天然之分也。

呂註

寓言十九則。非寓而言者十一。重言十七則。非重而言者十三。而已。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則寓

與不寓重與不重皆卮言也何謂寓言十九夫道近在吾心以吾心論之彼而疑則不信猶父不為子媒必藉外論之非吾不欲直言人不可與直言故也何謂重言十七同已則應而為是異已則反而為非吾所以言於人者欲其應不欲其反也故因其心之所重者艾之人而言之丘書中稱引古昔皆以耆艾為重者所聞先於我非以年也有經緯本末足以先人則人從之入而無以先人是謂陳父之人曷足重哉言出未始有言則其日出猶卮而已卮之為物酌於罇壘而時出之中虛而無積也天倪則無為之至聖人所休和以是非休乎天均則出處語默無非天均因以曼衍即是理而推之所以窮年也唯無我而不齊則齊有言則有我有物安得而齊故齊與言言與齊未始齊也不言雖齊猶與言不齊未足為大齊惟言無言而後大齊卮言是也故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所謂可與不可然與不然皆有自也固有所然所可則無不然無不可可知矣萬物之種其出未始不同知其同則知始卒若環是謂天均天均者是非於此而和萬物所齊無為之至故曰天倪也

劉槩

水之在卮猶言之在德不滿則不發也自外來者益之而不可增由中出者雖多而未嘗虧故曰卮言日出物之有際必有端倪自然之倪始卒若環故曰和以天倪如草蔓木衍以譬自然之緒道全而物不傷故可以盡年也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則六經不為支離老子不為簡統矣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讒五各反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郭註

隨年隨化與時俱也時變則俗情亦變乘物以

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化也此明惠子不
及聖人之韻遠矣孔子謝變化之自爾非知力之所
為故隨時任物而不造言也若後其材知而不復其
本靈則生也嗚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而法
律者衆之所為聖人就用之耳故無不當而未之嘗
言未之嘗為也服用也我無言也我之所言直用人
之口耳好惡是非義利之陳未始出吾口也口所以
宣心故用衆人之口則衆人之心用矣我順衆心則
衆心信矣誰敢逆立哉因天下之自定而
定之又何為乎因而乘之故無不及也

呂註

傳稱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

是也道未至於從心則不免於化化則必始是而卒
非六十之所謂是安知非五十九非也惠子不知此
乃孔子之與人同者至其與天同者則自古及今未
始有化而真以為勤志而行服知而知也謝謂絕去
之物得以生之謂德所謂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也
未生則無氣無形安有所謂靈生而有氣有形而復

其靈也鳴而當律無事於聲音之調言而當法無事
於義理之釋及夫義利陳乎前我則從而好惡是非
之直服人之口而已以其所待未定非無為而自化
者若夫使人心服而不敢壘立然後定天下之定是
乃使之自化非直服人之口而已吾且
不得及彼者是其謝之而未之嘗言也

循本

服知從事乎知也才猶孟子天之降才大本猶

也壘逆也定天下之定天下自有定理不過定其所
定也惠子聞莊子言孔子六十而化以為孔子不過
勤勞心志而從事乎多知未得為化莊子曰不然孔
子之言曰夫受性於初而能返其虛靈以生鳴則合
於條律言則合於法度利義陳乎前而知好惡是非
此儒者之事但能服人之口而已至於使人心服不
敢違逆此方是至人之道又贊之曰道止於此乎止
於此乎吾且不得及彼至人乎已乎以下皆孔子之
言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

三千鍾不洎。既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

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

哀乎被視三釜三千鍾如觀一作雀蚊虻相過乎前

也。再化謂悲樂之變縣羅云揭也不洎不及養親也鶴蚊取大小以喻三釜三千鍾之多少

郭註洎及也縣係也謂參仕以為親無係祿之罪既

具若能無係則不以貴賤經懷而平和恬暢盡色養

之宜矣彼謂無係也夫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虻鳥雀

之在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於其間哉

呂註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古者謂是帝之縣解則

樂不能入則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

虻過乎前其小大多少不足較也明矣

口義弟子問曾子此言有係累之罪否疑其前後兩

變有悲喜也既已縣矣言只此悲喜便是有係

若無係則外物過前猶蚊虻而已豈足悲喜乎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

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

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

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

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

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

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論天者有歷數

之法論地者有人所考據之迹劉云人據人各自據畛域不通也

郭註

野外權利也從不自專也通通彼我也物與物同也來自得也鬼入外形骸也天成無所復為也不知死生所遇皆適而安也妙善也善惡同故無往而不冥此言久聞道知天籟之自然將忽然自忘則穢累日去以至於盡耳生而有為則喪其生自由也由有為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為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夫生之陽遂以其絕迹無為而忽然獨爾非由有也然而果然故無適無不適而後皆適皆適而至也天地皆已自足理必自終不由於知非命如何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意也故又遺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後命理全也理必有應若有神靈以致也理自相應不由於故則雖相應而無靈也

呂註

道未始有物也既已為物而欲復於無物則其致虛守靜非一朝之積也野謂忘仁義賓禮樂從言心之莫逆通言心之微物即物物皆游物物皆觀矣來則道集之謂鬼入即鬼神來舍天成則與天合德不知死不知生則知止乎其所以不知大妙則神矣妙萬物而為言然後能體神也生而無為則不知

有生不知有死生而有為而後有死勸之以公而無私則不知有死矣生而有為死之所自故聖人外其身而身存以其無私能成其私所以勸公也原始要終故知生死之說始卒若環則生陽而已安有所自以有為為自亦以物情言之其果然乎故體道窮神者不知有死生惡有所適所不適欲求之歷數人據未始同也又惡乎求之禍福人事之問哉以為無命耶終若有所制也以為有命耶求其始不可得也以為無鬼邪而有以相應以為有鬼耶而無以相應是以止於所不知而無所容心斯得之矣

衆罔兩問於景

影

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

景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蝸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

代也彼吾所以有待耶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

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

代也彼吾所以有待耶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

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

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蝟甲蟬蛻皮也。屯聚也。叟叟一作搜搜音蕭。

郭註運動自爾無所稍問自爾故不知所以影似形而非形推而極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卒至於

無待而獨化之理彰矣。直自強陽運動相隨往來耳無竟不可問也。

呂註兩兩生於影影外微陰非一故曰叟叟影之俯仰行止隨人而已豈知所以哉形之有影猶蝟

之甲蛇之蛻而非蝟甲蛇蛻也影得日火則屯而顯遇陰夜則代而隱此乃影之所待而為影然而無情豈知有待耶影之所待者日火陰夜而不可謂之有待况以有待者乎以有待者影之所自出即形是也以罔兩無待知影之無待以影無待知影之所出者亦無待則不為形所累矣彼來往則我與之來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皆非我也又何以有問乎。

循本括括髮叟老人之稱稍畧也彼指形也况乎以之訓用強陽陽氣之不正者罔兩與影如叟

之與叟也二叟相逢住世能幾相問之時不過稍稍而已汝何必稍問也予影自謂也予雖有此影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若曰影生於形如蝟之甲如蛇之蛻此說似美而非甲猶是生於蝟蛻猶是生於蛇若影遇火與日照之則屯聚遇天陰與夜則代去無火日則雖有形不能為我影如此看來則彼之形雖能為吾影而必有所待况罔兩又用影之有待者乎彼形來往吾固與之來往彼形強陽吾亦與之強陽強陽者本非血氣之正而影亦隨之以見形影皆非真實又何以問焉此段重出而語意尤超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

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

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

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

間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灰盱盱吁而誰與居

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楚子六切。然變容曰敬。

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

者避席。煬漾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陽姓名戎

字子居。列子作楊朱。唯仰目也。肝張目也。皆視上於面而近傲者。煬炊也。

郭註 形自異。故憚而避之。去其矜夸。故與之爭席。

呂註 睢眦自異。則舍者迎將之名也。老子所以歎子

樂寇其

江適 孔子曰。下人不精。不得其真。進盥漱巾櫛。脫履

者。每得於眉睫。故陽子之睢眦。肝肝。老子以為不可。教也。明白四達。是謂大白。每下愈況。是謂若辱。冲而不盈。故盛德若不足。若然者。其視顛顛。奚有於睢眦。

哉。避席非止於不爭而已。爭席非止於不避而已。聞命而反。則昔之避者。更且爭。夫秦梁之地。不遠也。今之舍者。猶昔之舍者。亦非有二。楊朱也。其相遇。遠若此。異者。乃知至道密庸。變形易慮。人常由之。而莫知也。蓋南之沛。則趨於物之所會。其反也。則復於命之所本。或避或爭。在往反之間耳。

管見總論 是篇以寓言標題。南華老仙。渡水不濕脚。

隨步隨掃。其迹。其寓言。重言。皆不得已。而藉外論之。扈言。如水在扈。有防而不失。則其出也。由中。故曰。出而不厭。同異是非。各當其分。言出於無言。亦猶不言也。其然。其可。則物情之去取耳。惡知其為固然。固可耶。是以必至於不言。則齊也。吁。世衰道微。人莫已信。不得行。志當世。猶覲垂訓。方來。又慮無以必後人之。知。故寓於所重。以取信焉。使人由寓以完其真。從微而躋乎妙。其成功一也。至論夫子之迹。隨年。化始是。卒非當身之。是不可常也。如此。况欲必信於後世乎。曾子之再仕。再化。心不免乎有係。而哀樂形焉。無問乎為親。為祿也。若夫聞言而悟。有若子游。一年而野。至於大妙。則心日虛。而道日集。夫次論命鬼之有無。

形影之因待皆明造化不可致詰之妙人能克其造化所與而莫之天闊則吾身之天地不可測之靈物亦猶是也結以睢盱矜傲人誰與居聞命而反舍者爭席則耳聆心悟在片言之頃孰謂載道而示後世無得魚魚忘筌者哉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平聲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可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

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夜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權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

求者土也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亾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

可以食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

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

爲君也。幽憂高誘云：幽隱也。詩云：如有隱憂，是也。捲

身不以利累形，言富貴有養而不以昧養傷身，貧賤無利而不以求利累形也。搜，王子名。淮南子作翳爾。雅云：南戴。日爲丹穴。

呂註三代之季，父子兄弟爭有天下，更相殘害，所謂

許由支父之徒，皆不以天下易其生者。揚雄以爲先哲堯禪舜之重，則不輕於由也。所謂重者，得不得以其歷試而後授之，以天下乎？殊不知堯之所以得舜者，不在於歷試，歷試者與人同而已。所謂暴之於人，是也。使由無避堯之意，安知其試之不如舜乎？

疑獨有身不能無養，有生不能無累。富貴者樂於養，養過則傷身，貧賤者迫於利，利失則累形，能免

二患乃為尊生也。然此聖人之緒耳，非其真也。聖人之真者，忘生而生，無不全忘養而養，無不至。雖為天下國家之所寄託，時適然耳，又何傷乎？

循本

今常德府武陵縣南蒼山有善卷壇，宋政和中賜號遁世高蹈先生。郡守李燾為壇記，壇之近

仍有其墳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

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

教寡人者眾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

重矣。

子華子魏人，攫取也。廢斷而去之也。

呂註

昭僖侯能用子華之言而輕其所爭，則於不以天下易生者又其次也。

碧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疆場廢地，何苦爭為？鴻烈解曰：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螯而失靈龜。

斷右臂而爭一毫折，揆御而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

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

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

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

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

側雅反

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

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

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魯君一作魯侯。苴有子麻也。土苴糞草。

管見

難進易退。君子之常。養愈久而植愈深。闔不容議矣。且天下功業莫大於帝王。此猶以為餘事。

則所謂聖人之真者。豈常流可測。邪所以之。所以為。即語云。所由所安也。恐聽者謬多者。字真以治身治。

當是持凡聖人之動作。聖字為冗。隨侯之重重。當作珠。全見呂氏春秋。可證不常去。莊子未遠。必得其真。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

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

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

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

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

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

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文且以人之言

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子陽鄭相為人

嚴酷罪者無赦。舍人折弓畏子陽。怒責因國人逐獬狗而殺子陽。

碧虛

士甘陸沈無聞豈肯誦志而受無名之祿苟徇妻子之情而躑躅於禍網哉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悅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

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

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

王曰強上聲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

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

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

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

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

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

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

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

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

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

屠羊之肆遂不受也三旌司馬本作三珪云

碧虛

誦詩書而發冢居屠肆而守義者何代無之夫竊勢以為已功市權而要重賞者聞此亦當知

愧矣

口義

大王反國說反屠羊各得其本分三旌三公也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

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子貢乘

大馬中緝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
緹徒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
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
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
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
飾憲不忍為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膇手足
胼駢胝支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
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緹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
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
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

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
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
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
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
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
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匡正也緹履曳履也應門自對門也希世
顧世譽也腫膇臍錯也一云盈虛不常貌

新傳

夫富與貴是人之所好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
所好所惡皆生於心能無心則好惡所以忘

好惡忘則處富貴不知其富貴居貧賤不知其貧賤
況然自得於胸中所以逍遙於天地之間也若原憲
曾子顏回者可謂無心矣憲居環堵之室蓬戶而甕
牖曾子顏色腫膇而衣冠決壞顏回家貧處卑而軒

辨絲麻之僅給三人未嘗惡貧而忘道故或歌或弦而忘形自得矣豈務殉物而傷生歟此所以異於世俗矣故曰致道者忘心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象魏觀闕國君之門淮南子作魏闕

許慎云天子之兩觀也

疑獨

魏公子牟封於中山瞻子魏之賢人夫人心最難勝故雖身在江海心居魏闕自言其未能

無心於富貴也重生則利輕利輕則不思魏闕矣夫雖知生可重物可輕然其心不能自勝夫未自能勝不如且順之而勿強抑強抑則內傷其神神惡之矣不能自勝一傷也強而抑之是二傷也故曰重傷此非自養之道也故曰無壽類矣瞻子所言固不可為學道者之法譬名醫療疾必審人而處方期於瘳疾而已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

藜藿不糝切顏

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

吐雷切

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名而來

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厄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恭伯得乎丘首。孔子之

子習禮大樹下桓雅欲殺孔子伐其樹孔子遂行不慘無米粒也藉陵藉也削然反琴聲抗然奮舞貌共

伯即共和丘首一作共首

呂註

自顏闔禦寇至孔子皆不妄受人之爵祿施予以至貧賤陳餒而不改其樂者也其次公子牟雖未至乎道而有其意者也世俗之人湛於人偽者聞許由善卷之風狂而不信故歷叙聖賢莫不樂道以忘生忘生為難猶且為之則不以天下國家傷其生為易可知矣

司馬彪

共伯名和修其行好賢人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皆請以為天子即位十四年大旱屋焚上下于太陽兆曰厲王為祟名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於宗道遙得意共山之首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湯將伐桀因卜隨而謀卜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

不知也。湯又因督務光而謀。督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督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督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

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

廬一作水 隴上曰畝，隴中曰畝，隴外曰畝。兵須強力，弑君須

忍垢桐水

郭註

孔子曰：士志于仁者，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夫志尚清遐，高風逸世，與夫貪利沒命者，故

有天地之降也。舊說曰：如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也若六合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謬矣。夫輕天下者，不得有所重也。苟無所重，則無死地矣。以天下為六合之外，故當付之堯舜湯武耳。淡然無係，故沈然從衆。得失無繫於懷，何自投之為哉？若二子者，可以為殉名慕高矣。夫未可謂外天下也。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

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

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

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

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眾，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矣。行獨樂其志，不事於

世此二士之節也

孤竹國在遼西合支縣界血牲一本作殺牲

郭註

論語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此云死於樂道以忘生者益為難世俗之情所不信也數子皆聖賢則於死生之義固達矣夫死有重於

呂註

若無擇隨光夷齊者非特不受人之天下與其爵祿又以聞其言處其世為汙辱至於溺餓而

泰山有輕於鴻毛而舜禹之讓其流為之喻殷武之事其未為曠輒聞無擇隨光夷齊之風者於天下後世豈小補哉則死非所愛也而韓非乃云湯恐天下以已為貪乃讓務光恐光愛之乃使說光湯欲傳惡聲於子光遂投河司馬遷亦不信有所謂隨光者韓非以知殺身則其量湯與光宜若此蓋許由支父支伯不以天下易其生使後世尊生而輕利也無擇隨光夷齊之徒則弃生以利天下使後世忘生而重義也其為仁則一而已矣莊子方論至道以遺名利則夷齊隨光皆在所斥及論讓王以悟危身狗物之俗則皆在所貴觀者知此則言忘而意得矣

郭氏總註

此篇大意以起高讓遠退之風故被其風中路而嘆况其凡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為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為然其風少弊故可遺也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乎之噲也伯夷之風使暴虐之君得賜其毒而莫之敢亢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為聖人之迹則伯夷叔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伯夷叔齊非聖人之迹則伊呂之事亦非聖矣夫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強名聖則聖者乃無迹之名也

陸德明

或謂讓王之篇其章多重生而晉光二子本之由先於去榮是以明讓王之一篇標傲世之逸志旨在不降以厲俗無厚身以全生所以時有重生之辭者亦歸奔榮之意耳所以深祛塵務之弊也其次者被褐啜菽保身而已其全身尚高而超俗自逸

寧投身於清冷終不屈於世累也

劉槩

於不得已而已者無所不拒於不得已而不已者無所不取無所不拒近循無所不取近狂聖人得中道而與之則二者皆在所廢其不得中道而與之則二者皆在裁之之域矣夫狂狷者固中道之弊而後世狂者非特進取也至於貪生愛利顛冥於嗜慾之地狷者非獨有所不為至於洗耳投淵以惡堯舜之名此又狂狷之弊也莊子謂讓之為名處夫授受之間而宜不夫者也王者域中之大於王而能讓事物何有哉故聖人不得已而臨蒞天下如王子搜者蓋可見矣聖人至於外無物則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至於內無我則為天下所歸亦安得而辭如此則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伊尹之相湯伯夷之避紂或足履堯門與夫身居畎畝者無殊致矣

管見總論

本篇載讓王高節自堯舜許由善卷至於天下如救屣者也子華顏闔曾顏公子牟之徒葆真守約不以利祿易其操視富貴如浮雲者也其間魏

年校諸聖賢若不足然以國之公子能舍王位之尊就巖穴之隱亦良難矣故其長風餘波之所被啓有國者重道尊生之心清淨無爲之教所以立玄聖素王之業所以著也世之忘已徇物者小臨利害一毫必爭在王位而能讓可謂天下之盛舉矣夫懷道抱德而爲人之所寄託者或不願有國去而入山海有之何無擇隨光之徒遽至自沉而喪不貲之軀耶蓋士不得中道而獨介特立者不能無弊是以貪甚者求之無厭必至於篡逆讓甚者避之無所必至自沉而後已此亦慕名之過唯聖人中庸無弊讓受合宜隱顯隨時從容中道堯舜之事是也伯夷叔齊讓國而逃于首陽食薇蕨而終則非故爲矯亢要名後世者若夫爲君而讓則其迹顯未爲君而避則其迹隱退讓七志本同惟其時而已矣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之石反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

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稅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

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耶。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舖之膳。孔子復通。

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嗔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允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允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

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耶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告我以大城衆民是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耶且吾聞之古者

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其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

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

真而強

上聲

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

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羅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

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而有時。操平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

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嘆。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展禽魯僖公時人。至孔子生八十年。餘年若至子路之歿。百五六十歲。

不得為友。是寄言也。樞戶。破人戶。樞而取物也。枝木。冠冠多華飾。如枝繫也。帶牛脅以牛皮為帶也。縫衣。逢掖之衣。大袂禪衣也。張其尸曰。磔。流烹也。

郭註 此篇寄明因眾之所欲。亾而亾之。雖王紂可去也。不因眾而獨用已。雖盜跖不可御也。

呂註 夫子與盜跖善惡相對。一則不足。以相勝也。觀動貞夫。一唯其對而不一。則不足以相勝也。觀

跖之所以拒天子者則天下之不仁而為利者其說皆如是又惡可與言哉危治其心者苟不能絕奔聖知仁義則亦不免為巧利之對而已是以至人知善之與惡相去何若故不譽堯非桀兩忘而化其道以復乎未始有物此人心之盡而道之體也今不直言寓之孔跖者直言則人所難喻故反覆辯難以見其情實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弃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弃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

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䟽戚無倫貴賤無義

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
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
有義乎王季爲適嫡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
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
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
無約曰小人徇財君子徇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
則異矣乃至於弃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
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
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
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

所爲無赴而富無徇而成將弃而天比干剖心子胥

扶决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

子立乾二勝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

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

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羅離羅其患也滅聚

竊聚之人也鮑子名焦周末人汙埒君不仕子貢諫
之遂弃其蔬而餓死申子或云申徒抱甕之河或云
申生也

郭註此章言尚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僞故蔑

呂註善與惡對故孔子不能化盜跖名與利對故子

干祿爲學則知有名苟得則知有利無約體道而信
者也夫爲惡與利世謂之小人爲善與名世謂之君

子此以人道言也以天道言則人之君子天之小人若狗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可得而分矣枉直視乎天之中則無枉直而觀四方與時消息則雖中而不執以為中此道所以六通四辟無乎不在也是非皆一無窮執圓機而無不應獨成而意與道徘徊則疇睹興事以每成功九若此者所以之天無轉而行至將棄而天此則已之天不以人廢天之謂也忠信廉義世所謂名與善也而皆不免乎患世人但知利惡之為累而不悟名與善亦非道也是以無約之論重及之

管見

管子之論不決故苟得曾與訟於無約小人狗財至章末並無約之辭謂二子皆狗一偏未為令道莫若心忌善惡一無所徇聽其自然無君子小人之分各得其性情之正亦何有枉直中外是非之辯哉獨成而不資於物所以與道徘徊而不失也若轉移自然之行求成爲義之名及趨於富利以望有成皆棄滅其天理而陷溺於物欲者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

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耶故推正不忘耶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

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協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

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效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管鍾鼓。筦籥之聲。口嚼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佞礙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

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䟽。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知不足云者。言為知力不足。故不用耶。抑

但推尋正道。不忌。故不用耶。馮氣言。償畜

不通之氣也。內周樓䟽者。言重樓內。匝䟽。軒外。通謂設守備也。

郭註

此章言知足者常足。

呂註

無足以富為見。下貴是為安體樂意之道。知和以為富者。同生同鄉。而世輒下貴之。則其中無

主可知。是與俗化於世。棄其至重。至尊者。以為世俗之所為。失其性命之情。謂之安體樂意。亦䟽矣。慘怛怙愉。不監於體。怙愉。不監於心。則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向所謂以。隋侯之珠。彈于刃之雀。是也。雖至富。至貴者。猶不免於患。况足於財者乎。無足以富。為是謂。人性皆然。孰能辭之。知和以為。不知足者。不能讓畔。故爭四處。而不以為貪。知足以無。以天下為故。弃天下。而不以為廉。廉貪之實。反監之度。而已度。謂器之。小大不同。謂人性皆然。不可也。佻溺於馮氣。言馮特多資。其氣驕滿。體澤則為。謂形體潤澤。則特而不見。求之利。則不得。人乃繚意。絕體而爭之。此則向所謂。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也。孔子不能化盜。跖子張。不能服。苟得。苟得。取直於無約。無足見。屈於知和。則知善惡。名利不足。以相勝。唯道德足以勝之也。

碧虛

物莫重乎身。身莫重乎生。今乃同俗化。世去重之。處貧賤。則惕怵。居富貴。則忻愉。是昧本而矜迹也。為為者。為興名。就利之為。而不知富貴之自為也。舍

其自為而欲與就者知其不免矣夫碧空之蟻唯聚
臙鼻蒙袂之士耻近嗟來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
道術又何藉乎因挾哉縱肆者遇聲色則心樂驕後
者處權勢則體安此人之性也孰不願之動以百姓
非為已也不違其度少私寡欲爭四處者謂征伐四
方志在安民非利寶貨故不為貪及其功成名遂禪
位有道亦不自以為廉也王子搜逃乎丹穴顏闔飯
牛辭聘此豈要名譽哉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耕而
不顧此豈與名譽哉貪饗之人以恬淡為病寂寞為
厄而不知平易為福有餘為害唯財速禍慘於他物
而世俗弗悟也以恬淡寂寞之士觀鍾鼓醪醴則喪
亂道業觀膏梁充溢則動多艱若權勢取慰者溺為
身疾攫金不顧者甚於戮辱而委積無厭憂畏不釋
一旦禍至身傾唯求所積之早盡耳當此之時真性
已竭貨財已單思放鷹犬於蔡

楊用修

上。聞鶴唳於華亭。詎可復得耶
該溺於馮氣舊注飲食至咽為佞馮音憤憤
負重然既已難矣又行而上尤其難也故曰可謂若
矣下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又自解後溺於馮一句靜

居則溺宴安鳩毒聲色所述無水自沈也故曰溺體
澤則馮言營營然如馮河徒涉陷身九淵故曰馮言
憤音

劉槩總論

天下無是非是非生於人之情天下有是
非是非泯於人之性是之德為吉非之德
為凶易曰吉凶者正勝者也夫不能會於正以均忘
而紛紛紛於有為之域物物自貴而相賤孰能定之故
雖孔跖之分而相謂為盜矣莊子非不知尊孔子而
賤盜跖也以世人不悟均忘之理相勝以知相誇以
能若復徇情而尊之則是非愈彰性命之情愈爛漫
矣故借天下之所共非者而述其自是之情則雖聖
人亦不能以辯勝故末篇以子張
之言為未當而以知和之論終焉

丹鉛錄

邵堯夫云莊子盜跖篇言事之無可奈何者
樽俎而伐之言君子思不出其位楊中立云逍遙遊
一篇子思所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
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能以此意讀莊子所謂圓稅之
士可與之論九流矣世之病莊子者皆不善讀莊子

也者

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悅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大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稅大王而逆

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莫干反胡之纓

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大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

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成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鏑，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

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鏑，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

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刃也。鐔。劍口也。鈇。把也。一云鐔從稜向背。鈇從稜向刃也。三環。聞義而懼。繞饌。三周不能坐食也。服斃。謂皆自殺也。

呂註 莊子之制行願曳尾於塗中而不為大廟犧牲以悟危身殉物之俗則說劍實所未聞蓋借此以明道之危則其澤之及亦豈小哉夫天子之劍以安其國之危則其澤之及亦豈小哉夫天子之劍以

天下為之所言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此所以用神器之道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也能知其本末輕重之所在與其所以論制之法持行之時則用之而天下服矣自燕溪齊岱至渤海恒山喻天子之劍以天下為之自五行刑德至下絕地紀喻神之無時無方也唯神人可以御神菴故匡諸侯而天下服莊子之所以為劍者如此文王聞之茫然自失乃知已所好者非真劍也諸侯以一國為劍故以士言士者民之望也知勇者先故以為鋒清廉居次故以為鏑賢良倚以為幹者故為脊忠聖植以為本者故為鐔豪傑則吾所持而行者故以為鈇為國者觀其所以為鋒鏑鐔鈇者合與否則器之利不利國之安危可知也天下一國大小雖殊其所以用之者在精神之運則一而已及問庶人之劍則正指王之所好以救其失

劉槩 天下事物之情莫不毀異而尊同捐小而慕大不從不見所利雖大不慕也莊子論道是篇及於辭人說客之言者蓋寓至理於微眇必假言而後獲也

物情自貴而相賤自是而相非而欲以不同斬人之
合則雖夫子之聖亦屈於盜跖之暴矣以所同而勝
人則莊子一言而絕趙王終身之好者固其理也夫
突鬢垂冠曼胡短後瞋目而語難者趙王之所好非
莊子之情今且變其常情易其常服者彼將尊其所
說也上論天子次及諸侯下鄙庶人者彼將慕其所
大也大則服天下次則賓四封下則斬頸領者彼將
就其所利也事物之情不過於此聖人調而應之物
而畜之則衆狙之服於朝四暮三之術豈無其道哉
若夫枉己未有能直人則莊子之說劍似求合矣蓋
自盜跖漁父皆非已事也其言之大意皆所以
相攻而理固微矣若按迹而求豈知言者哉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
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
白。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

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
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
對曰族孔氏。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
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
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
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
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
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
還報孔子。孔子推吐雷反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
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

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
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
聞咳唾吐也切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
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
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
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
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
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
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
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

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
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
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
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
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滯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
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
擅飭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忝多事乎且人有八
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
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
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

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或頰字適
 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
 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
 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
 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
 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
 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
 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罹
 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
 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

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灰。不
 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
 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
 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
 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
 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
 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
 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
 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
 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

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

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挈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挈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

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揄袂揮袂也。齊民猶言平民。春秋後倫朝覲不及等也。兩容頰適者善惡皆容顏貌調適也。

郭註

此篇言無江海而問者能下江海之士也。夫孔子之所放任。豈直漁父而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無外。變動之類。咸得盡其所懷。而窮理至命。固所以為至人之道也。

呂註

孔子體性抱神。以遊世俗。則豈有漁父之譏哉。所以言此者。蓋世之學孔子者。不過其迹。故寓言於漁父。以明孔子之所貴者。非世俗所知。子貢之告漁父者。乃世儒所知。孔子者也。夫天下雖大。亦物

而已。孔子之所以為孔子者。孰肯以物為事故。道之真。以治身緒餘。士直以治國家天下。誠如子貢所言。非其任。而為其事。則其分於道也。豈不遠哉。入疵四病。宜其不免也。觀後世得孔子之迹者。而考其所為。則莊子之言。千載之下。猶親見之。得不謂之神人乎。

莊子翼卷之七 終

